

曼殊書信

蘇曼殊遺著

蘇曼殊

光明書局印行

曼殊書信

蘇曼殊遺著

光明書局印行

蘇曼殊略傳

柳亞子



廣東中山縣恭常都滘溪鄉人，一八八四年舊曆八月十日生於日本橫濱，一九一八年陽曆五月二日（舊曆三月二十二日）歿於上海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年三十五歲。（照中國舊習慣算法）原名蘇懌，字子穀，後來改名玄瑛。父親蘇傑生，是橫濱萬隆茶行的買辦，有一妻三妾，第一個妾是日本入，名叫河合仙。傑生在橫濱時，雇了一個下女，姓名沒有人知道了，家裏的人都稱她做「賀哈喼」。有人說，「賀哈喼」就是「若子樣」才若——才力」的略稱，她的名字應該是若子兩字。她到傑生家裏時，只有十九

蘇曼殊略傳

369456

歲，胸前有一個紅痣，傑生說照中國的相法書上講，她是『當生貴子』的。後來，果然和她生了曼殊，但產後不到三個月，她就跑回她的老家去了，以後是不知下落。於是傑生把曼殊交給河合仙，要她撫養起來，所以曼殊便認河合仙是他生身之母。照我的理想推測起來，河合仙後來一定沒有把個中真相告訴曼殊，所以曼殊也就無從知道『賀哈喙』這一件事情了。

以前我們寫蘇玄瑛新傳和蘇曼殊年譜時，上了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的當，以曼殊爲日本人宗郎的血胤，這是完全弄錯的。但我想，曼殊也不是有意造謠，他知道河合仙嫁給傑生以前，是嫁過一個日本人的，而且生育過。（這就是函跋中的「吾姊榎本榮子」）所以他對於自己的血統問題，是十分懷疑的。由懷疑而假設，便產生了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結果，潮音跋

沒有登載到潮音集上面去，他自己也不能承認這假設是確當。至於斷鴻零雁記，那是小說，自然便無所顧忌地發表了。這就是他所謂『生世有難言之恫』的原因。現在，由我和曼殊從弟蘇維麟的通信，他問過了目擊當時情形的傑生第二妾大陳氏，知道曼殊並不是河合仙的親生兒子，更自然談不到油瓶問題了。這一件血統的公案，到此可以完全解決。

曼殊是在六歲那一年（一八八九）跟傑生正室黃氏還到瀝溪的，七歲入鄉塾讀書。到九歲時傑生因營業失敗，和第二妾大陳氏從橫濱還歸瀝溪，住了三年又同到上海。但傑生並不把曼殊帶去，直到一八九六年，曼殊始跟姑母到上海，和傑生及大陳氏同住，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七年，傑生因父病還瀝溪，後來父親死了，大陳氏也離開上海，曼殊只好寄住在姑母

家中。一八九八年，始跟表兄林紫垣（曼殊祖母的姪孫）到橫濱，入華僑所辦的大同學校。一九〇二年畢業轉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一九〇三年改入成城學校，參加拒俄義勇軍及軍國民教育會，此時曼殊的革命思想已漸漸成熟。但林紫垣反對他參加革命，斷絕供給他的學費，逼他還廣東去。誰知曼殊一到上海，便留住下來，假造了一封遺書，寫給紫垣，說是投海自殺，紫垣自然無奈他何。曼殊去過蘇州，做了吳中公學社的教授；又還到上海來，在國民日報社當翻譯，後來報社關門，便把陳獨秀章行嚴何梅士騙到了戲館，自己却還去拿了行嚴三十塊錢，偷偷的走了。溜煙到香港，住在中國日報社，依舊是不開心，便動了出家的念頭，到惠州一個破寺內，投師落髮，從此做了和尚。但是又吃不慣苦，一天趁師

傳出外墓化，把已故師兄的度牒，偷了便走。這師兄是南雄州始興縣姓趙的，在新會縣慧龍寺披剃，法名博經，道號超凡。曼殊得了這張度牒，便居然以慧龍寺僧人博經自命了。一九〇四年舊曆正月，還到香港被同鄉人簡世錫看見，還去報告傑生，此時傑生已病重，託簡世錫再上香港，叫曼殊還去送終。曼殊和傑生的感情本來淡薄，又因為傑生聽了大陳氏的話，和河合仙絕緣，對傑生更不滿意，便對簡世錫說：『我是一個錢都沒有的窮光棍，要我還去做什麼呢？』簡世錫只好廢然而返，隔不到幾天，傑生便去世了。於是曼殊便與蘇家完全斷絕關係，來過他的流浪生涯，這一年曼殊是二十一歲。（但據程演生說，曼殊後來游歷過無錫的旅費，是由傑生正室黃氏的弟弟供給的，此中確否待證。）

曼殊從香港再到上海，決定了南游的計劃，周歷暹羅錫蘭等處，開始學習梵文。不久歸國，從事於敦讀生活，到長沙兩次，任實業學堂明德學堂教員。南京任陸軍小學教員。蕪湖任皖江中學教員。一九〇七年到日本。和章太炎劉申叔同辦民報及天義報，民報是中國同盟會提倡民族革命的機關報，天義報却是鼓吹無政府主義的。一九〇八年再到南京，幫楊仁山辦砥柱精舍。一九〇九年作第二度的南游，先到星加坡，後到爪哇的噠嘮，在中華會館住下教書。這時候曼殊天天嚷着要去印度，結果和沒有去成功。一九一一年暑假還日本，秋後再往噠嘮。那一年舊曆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便起事了，曼殊是很興奮的。因為沒有錢買船票，所以依舊在噠嘮度歲。一九一二年舊曆二月，還到上海，看看中國的局而還是毫無辦

海，除了在太平洋報上發表斷鴻零雁記以外只好躲在窰子內天天吃花酒。
一九一二年冬天，曼殊開始去安慶高等學校教書，到一九一三年暑假前，又不去了。蘇州杭州流浪了幾個月，上海南京路第一行臺住了一時，結果，還是還到日本老家去。曼殊對河合仙親子的感情是很濃厚的，所以常常到日本、總是找河合仙去。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便整整的住了兩年。這時候國民黨失敗，一般要人大都在日本，曼殊和孫中山先生及蕭叔秋楊滄白居覺生邵元冲鄧孟頴田梓琴戴季陶等都有來往，在他們的機關報民國雜誌上發表小說和隨筆。章行嚴辦甲寅，陳獨秀辦新青年，也都有曼殊的稿子發表。一九一六年還中國，一九一七年舊曆閏二月，再去日本一次，匆匆還來，此時曼殊腸胃病已很重，時時發作，以後便不能再到日

本了。這一年的秋天，和蔣中正陳果夫同住上海白爾路新民里十一號。冬季進海寧醫院，療治不甚得法。一九一八年春天，移居廣慈醫院，終於一病不起。這一代的天才，就此脫離五濁世界而長逝。

曼殊的思想，是沒有統系，不很健全的。在文學和藝術上，却都有相當的天才，不可磨滅。現在一部份的青年很熱狂地崇拜他，而一般批評家不滿意於他的却也很多。不過，在中國文學史上，我想總不好把曼殊的名字抹去吧，要是有一部完善的著作的話。

曼殊的作品，據他自己說，有梵文典八卷，梵書磨多體文，沙昆多邏，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考，奧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英譯燕子箋，

現在都不知下落了。除梵文典八卷以外，究竟成書與否，也不得而知。女子髮髻百圖在伍仲文那裏的失去了，據說是定本，在孫百純那裏的，一部分是鉛筆所畫，下注日文，簡直看不清楚，也無從翻印。劉成禺家裏有他的漢英英漢兩種辭典，現在移交給我，也是殘缺不全。柳無忌收入蘇曼殊全集中的，是詩集一卷，譯詩集二卷，文集一卷，書札集一卷，雜著集二卷，（包括嶺海幽光錄燕子尸隨筆。）譯小說集二卷，（包括悲慘世界，娑邏海濱遯蹟記。）小說集六卷，（包括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共十四種。這十四種中間曾經單行的，除詩集外，只有悲慘世界，斷鴻零雁記，和絳紗焚劍的合刻本。（卽章行嚴名家小說之一）斷鴻零雁記有梁社乾的英譯本。黃××的刻本，而嚴夢所做

曼殊的春夢，也是以此記作爲藍本的。此外，還有文學因緣，潮音集，拜輪詩選，漢英三昧集四種，都有單行本行世。

曼殊的作品經他人搜輯成書的，除柳無忌的蘇曼殊全集，蘇曼殊詩集，曼殊逸著兩種（包括嶺海幽光錄，婆羅海濱蹤跡記）以外，有何女士輯曼殊函譜，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冊子，柳亞子輯曼殊遺跡，王德鐘輯曼殊上人燕子厂遺詩，馮秋雪輯燕子厂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鵲輯燕子厂殘稿及曼殊遺集，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盧冀野輯曼殊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詩集，曼殊小說集，金織雲女士輯曼殊代表作，時希聖輯曼殊小叢書，共有十餘種之多。我還想編一本曼殊餘集，補全集的不全，可是至今還沒有定稿。關於討論曼殊各種問題的，有柳無忌的蘇曼殊年譜

及其他，很多全集以外的資料。

曼殊在瀝溪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當曼殊六歲還瀝溪時，還有七十二歲的祖父瑞文，六十五歲的祖母林氏，現在自然都不在了。嫡母黃氏，是把曼殊帶還瀝溪的，她和河合仙的長子煦亭很接近。傑生死後，她便住在神戶煦亭的家中，直到一九二三年陽曆九月十一日，才歿於日本，年七十六歲。河合仙是傑生的第一個妾。她吞橫濱生產了煦亭後，曾經和小孩子一同到過瀝溪，可是住不上三年，就把煦亭拋棄在傑生家中，而自己還日本去了。這和斷鴻零雁記中三郎母子的情形相近似，也有人說煦亭並非傑生親生，是油瓶之類，但煦亭自己是誓不承認的。河合仙從瀝溪還日本後，才受傑生之託，把曼殊撫養起來，但最後還是和傑生鬧翻，所以傑生

還國的時候，便把她丟下了，她和煦亭的關係似乎也是很淡漠的，這簡直有點莫明其妙。（有人說煦亭是河合仙的妹妹所生，而不是她自己親生的兒子，這當然不能證明它確與不確。）她獨居橫濱，一九二三年陽曆九月一日大地震，就做了犧牲品，年七十五歲。傑生還有第二第三兩個妾，都姓陳，所以我把她叫做大陳氏和小陳氏。小陳氏很可憐，一八九一年十九歲嫁給傑生，一八九七年二十五歲就死去了。這是傑生家族中和曼殊最沒有關係的一個人。大陳氏據說很能幹，河合仙幾乎是被她撵走的，所以直到現在，煦亭講到她還是很憤恨不平。煦亭油瓶的傳說，是從她那裏講出來的，（河合仙妹妹所生的傳說，也是同一來源。）煦亭却說她有意毀謗，想把煦亭逐出蘇氏血統以外，來報復河合仙時代的舊怨，誰是誰非，

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了。（煦亭連傑生私通「賀哈家」而生曼殊的話也反對的，他堅執曼殊和他同是河合仙所出，而指大陳氏爲造謠。這一點，我是相信大陳氏的，因爲她無造謠的必要，難道她說曼殊不是河合仙所生，也是報復河合仙的舊怨嗎？大概煦亭爲人，封建意識很深，他對於家族方面不名譽的事情，是一律否認的。還有，曼殊出世時，他年紀還小，河合仙後來也一定不會告訴他，他當然弄不清楚了。）曼殊幼年住上海時，據說大陳氏對他很不好，頗有虐待的嫌疑。不過她却壽長得很，一九二九年我和曼殊從弟蘇維騷通信時，她還健在，做了曼殊血統有力的證明人，這時候她已經是六十二歲的老人了，現在不知道還存在與否。傑生共有三個兒子：第一個蘇焯，字子煊，別號煦亭，河合仙所出，一八七五年生，現在

神戶經營商業。第二個蘇焜，是黃氏所出，一八七八年生，到一八八三年就死去了。第三個蘇戩，便是曼殊。傑生還有六個女兒：第一個蘇燕是黃氏出的，一八七二年生，據說幼時對曼殊不大好，後適南屏鄉容某。第二個蘇祝齡，一八八六年生，適北三鄉楊耀垣。第三個蘇祝年，一八八八年生，適果福祿村楊善初。第四個蘇惠芬，一八九〇年生，適梅溪鄉陳介卿。第五個蘇名齊，一八九五年生，不久死去。第六個蘇惠珊，一九〇二年生，適芳灣鄉李晉庠。自第二個到第六個，都是大陳氏出。煦亭生子紹賢，也在神戶做生意，傑生血統的男性後繼者，現在要算是他了。紹賢的妹妹紹瓊，神戶同文學校學生，喜歡文學，尤嗜讀曼殊的作品，傳染了感傷主義的色彩，一九二八年陽曆三月十日，突然厭世自殺，大家認為是很

可惜的。曼殊有從兄維素繼軒，從弟維驥，都是傑生老弟慎生的兒子。維素號靜菴，一八七七年生，一九一二年曾從青島到上海，訪曼殊於太平洋親社。維翰號墨齋，一八八三年生，一八九八年和曼殊同在橫濱大同學校讀書，一九〇三年同至東京。一九一二年又從滬溪到香港，送五百塊錢給曼殊，并同拍了一張照片，他是傑生家裏對曼殊最好的一個人，可惜他和維春都早死了。現在留下祇有維驥，號懷彥，一八九五年生，他並沒有看見過曼殊，不過他和太陳氏很接近，關於曼殊的血統問題和幼年事跡，都是他問了太陳氏而寫出來寄給我的。在滬溪的蘇氏，現在怕維驥是唯一的讀書人了。

曼殊書信

曼殊書信

曼殊書信

曼殊書信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足下：申江別後，弟卽偕仲甫東遊，至處暑後始抵皖江。過滬時因小疾未盡脫體，不克趨叩高齋，細譚離緒，不能使人無悵鬱也。正在懷思，而達權來，詢知故人無恙，差慰下懷。弟日來寂處小樓，不覺秋聲半樹，忽忽韶光，迄無成就，清夜撫心，殊堪自慚，吾兄其何以教我耶？邇聞葉君清漪亦在南京師範傳習所，常相見否？晤時乞道念。太炎先生現寓東京新宿，兄處常通信否？少甫兄同住山頂，體弱異常，日以頽頹。此間學堂俱已開學，但須待來月方可上課也。海航兄起居入秋彌健否？弟甚欲過甯，與諸公譚別後事，以他緣行不得也哥哥。深望我兄與海

航哥於中秋節來此晤譚數日，以抒積悃。餘非書所能究。

曼殊稽手（一九〇六年）七月念五日（蕪湖）

晤仲梁兄幸爲我致意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足下：前月念旬，肅具片楮，何久未蒙賜答？抑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耶？海航哥都不聞動靜，別來無恙否？秋風又一度矣！

曼拜（一九〇六年）中秋前四日（蕪湖）

賜教寄蕪湖赭山皖江中學蘇湜收。

與劉三書

劉三長者足下：倉卒爲別，類類無已。昨日到蕪；此間風潮，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煥卿微生與曼日間當拂袖去矣；過江時或可再圖傾倒也。海航清漪兩先生均此。

曼拜（一九〇六年）中秋後四日（蕪湖）

初七日來書接到矣。

與劉三書

劉三長者台下：曾少離多，曷勝海燕風萍之感。曼前月過滬，小住數

曼殊書信

曼殊書信

二二

日。至月之初四，停棹西湖，盈眸寂樂。杭中諸公，方留曼於佛教公所。曼恐爽留雲之約，故未允之。日間當返申，如可償留雲此願，則蒲團上具有華那，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餘無可言。西風滿天，伏維珍攝，以慰此腹蒼露白之思也。青漪海航兩公均好。

曼殊拜（一九〇六年）九月六日（杭州）

賜教乞寄上海四馬路時報館包朗生轉交。

達權兄都不聞動靜，或因通書，幸爲我道念。

與劉二書

劉三長者足下：初六日從西湖寄上片楮，已歷清鑒否？曼近日所遭，

離奇古怪，待長者今冬回申，當極談耳。曼前離蘇時，已囊空若洗，幸朋友周旋，不致悲窮途也。自初九日由杭返滬，舉目無親；欲航海東遊，奈吾表兄尙無回信；欲南還故鄉，又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無可奈何，遷往愛國，目下剃頭洗身之費俱無。嗟夫長者，情何以堪？今不得不再向長者告貸三十元，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首和康里第四街愛國女學校徐紫虬轉交蘇文惠收。今冬長者返申，當如數奉還。長者菩薩心腸，必不使我盈盈望斷也。愁次不盡欲言，容當續呈，敬叩講安。

曼殊拜（一九〇六年）九月念三日（上海）

長者何日返申，望早示知之。

曼殊書信

與劉三書

劉三長者：前日令弟齋來惠札，並二十元，感佩明德，何可言喻！曼頃已由愛國女校遷來法租界八仙橋西江路鼎吉里第四號夏寓，賜教可逕寄來此處。惟此住址因友人約守祕密，故乞長有祕不以告人，幸甚。曼此後行止，尙未有定，比來寂處小樓，學梵文耳。長者何時可以來申，慰此岑寂也。餘非書所能究。寒風蕭瑟，伏望珍攝。青漪海帆仲梁諸公處，乞致聲。

曼殊拜（一九〇六年）十月（上海）

與劉三書

劉三長者台下：別來想道履冲和。曼抵滬不覺一週，無一事足爲長者道，迄未肅啓，幸恕我也。曼寓法界鼎吉里，劍公先生常來，昨會問及長者。少甫先生謂，國粹學堂明春能否開辦，現尙未決，因經濟尙未籌定也。今寄上簡章一張，可知其大概。曼明日又要往溫州一轉，計浹旬可以返申。昔人詩：『木落山前霜雪多，手持寒錫遠頭陀』，長者可想而知我爲况矣。

海航青漪兩先生均好。

曼殊書信

曼拜（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念一日（上海）

與劉三書

劉公足下：別後思心潭潭，書來良以爲慰，惟諸故人音塵遠隔，不能不類類於心耳。杏南兄放舟在何日？晤時乞爲我道念。鍾公亦於明日來申。寥納送君南浦時，以爲不久當可接席快談，而竟不果，其緣慳耶？懇凝切祈珍攝，以慰此馳想也。

博經合十（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

與劉三書

季平我哥足下：違侍忽半年，每欲奉書，不知足下僑居何方，以是中

止，望足下恕我也。納昨冬日燕至滬，月餘過西湖，少住數日回申，聞申叔謂曾會足下。爾時納正欲覓足下一敘積愫，適因南事，須往溫州一行，担擱旬餘，始得回申，而足下已回府矣。斯時納在申貧乏已極，幸於達權兄處借來四十元，方得度此殘冬。嗣於元旦日同少甫，少甫夫人航海而東，今住東京，已閱五月，日間捨學梵文學畫外無他事。第不得足下近况，殊耿耿耳。暇時乞作書示我，以證前緣。納今後後決意與太炎先生同謁梵土，但行期現尙不能定。申叔亦未定回國之期。足下今後行蹤，務期示明。達權海航兩公，近在何處？或因通書，乞代爲致意。他日回國，必期與故人傾倒耳。餘未細陳，容當續呈。肅此敬叩清安。

曼拜（一九〇七年）西歷六月廿八日（日本）

惠書望寄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曼收可也

與劉二書

劉三老哥足下：前此遷居，方付上片楸，託秋枚轉致，今始拜讀十八日來示，如五朵雲之從天飛下，喜可知也。又悉諸故人無恙，大慰下懷。老哥停棹西子湖邊，詩懷必盛；何不示我一二，得以愁餘朗誦，如與君同客秣陵景況也。曼現在東，無一事堪告故人，但多疾病，靜居終日。待二三月後，申公老太太抵此，方能往鄉下與母親同住。老哥與石君丹生同寓否？去冬卅中與石君握別，行將一載，石君無恙耶？前月戴君鴻渠來東京游，與曼相遇，友愛如昔。今戴君已返大阪，寓大阪北區上福島北一丁目

七十一，一安靜館。前此又遇吳君中俊（果超，江蘇金山），彼云曾在江南陸軍小學，故識余，並問及老哥。後戴君往訪其居，曰他還不遇。想近已回國。老哥知其人否？曼春間妄作『梵文典』一部，枚公命速將付梓。後以印人索價太奢（蓋日本尙無此種字母，惟歐洲有之，且有英文插入，故難。）現尙束之篋底。過蒙諸大德賜序，爲卷帙之光。今附寄告白，以塵清覽。又申夫人集『畫譜』一冊，但願老哥湖山游倦時，各作一序（曼殊畫譜序，梵文典序）；或詩詞贈我。又望代屬劍公錫我數章，卽無上樂。曼決心西游印度，專學古昔言文，願以托鉢之身，未能籌得路費，置之餘圖而已（前在滬借兄之款，迄未奉還，抱歉之至。叨在故交，敢乞容其時日耳）。曼現暫寓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二十七番地瑜伽師，如賜教言，望

寄此處。以後村居住址情形，另當相聞。海航達權兩公，久不聞問，或因通書，幸爲追念，附寄書三冊，啓文八冊，望老哥將此啓文贈諸居士，當是功德無量矣。又致相片數幅，一爲吾幼時隨大父大母所照，一爲吾母撫余，一爲吾姊。吾大父大母棄余數年，今惟吾母吾姊與曼三人形影相依而已。附寄一絕，曼不能作詩，乞爲教正覆我，感甚。

（一九〇七年）七月（日本）

與劉三書

季平兄足下：在東拜讀手示，已經奉答，并附上書籍數冊，相片四張，想已塵清鑒。曼昨由東京回滬，本欲趨杭一叩高齋，并小住西湖，

友人均勸曼勿行，蓋曼歸時在長崎旅館沾寒疾，臥床八日，因此惟有一身瘦骨而已。曼抵滬時，適中公老太太前數日已東渡（聞令弟子守民亦已東遊），今無有住留之處。舊交都不相逢，殊難爲計。今決於此少作勾留，卽返東與母親同居，此次由東臨行，在家姊處籌得九十元，今以一病用罄；昨日向黃晦聞君處借得元餘，作零用耳；故今欲再向兄處告借四十元。去冬借款迄未奉還，殊大失信，雖在知交，然無時不耿耿也。今曼於他處告貸無門，惟待兄款一到，卽行東歸。後此情形，容當續陳。肅此敬頤安居，不勝待命之至。

款乞寄至上海鐵路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黃晦聞君轉交蘇湜可也；蓋曼現暫居此處。

弟曼拜（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

與劉三書

季平我哥垂鑒：前抵滬，奉上一箋，向兄再借四十元，作返東路費，今將二句，尚未蒙賜覆，日以悵悵；抑兄尚未接吾信否？弟今居此，日復一日。前鄉友借去三百餘元，弟已寄書速其來申，第今亦杳無消息，殊難爲計。今再乞兄爲壽一款寄下，俾得早日成行，免虛擲韶光。歸東後當歸還，否則尙望兄有以教弟也。餘未細陳，卽請清安。

弟湜叩（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一早（上海）

寄款，乞寄黃君晦聞轉交蘇湜，幸甚。

啓者：前在東寄上書籍相片等件，均妥收否？兄作書未免太略。我兄爲況，及明春行止如何？乞詳示之。兄如能設法，令弟得追隨左右，卽大快事；蓋弟舍與故人留連風景之外，無一足以消憂也。兄意何如？乞早教我，以定去留。弟以滬濱非久居之地，且無故人，不得不急謀返_塚，奉母居鄉。兄如能爲謀他往，則無不可。唯兄知弟情性，必有以教我。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足下：十二日接到覆書，并洋十五元，感激無已。適兄經濟拮据，愧甚。弟現舟資未足，故未能定期東渡，日與去病先生對牀風雨，意極可親。前劍公吹萬兩公來申，酒家相談數日，樂甚，惟咸以不見兄爲

憾耳。劍吹兩公已往淞江矣，兄何時可以來申，得聚首之樂耶？少公無一書至，其老太太及令弟子等於前月東渡，今尚未見來信，殊耿耿。兄捐入天義之款，弟到東即交申公便是。申公忙甚，不易抽身回國，兄近日詩懷，又饒幾許？前寄晦聞大作，殊妙，殊妙。曼昨夕於佩公筵上，得一晤梨花館，彼殷殷爲問劉三何處，兄其速來一醉謝彼否乎？餘未細陳，願頌起居彌健。

曼拜（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五日（上海）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前日寄奉一櫛，書三冊，妥收未？曼今夕東行，約下月再

來。晦公亦定月杪南還。公何日返甲？比來清閒否？倚裝匆匆，未盡欲言。沍寒珍攝爲慰。

曼拜（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初六歲（上海）

石公無恙否？幸致意。

與劉三書

劉三我哥足下：匆匆握別，無一書至；殆以曼根器淺薄，不屑敦誨？見榮之速，情奚以堪！曼前此所爲，無一是處，都因無閱歷，故人均以此疎曼，思之成瘵。第天下事無有易於罵人者；曼處境苦極，深契如兄，豈不知之？家庭事雖不足爲兄道，每一念及，傷心無極矣。嗟夫，劉三！

曼殊書信

曼誠不願棲遲於此五濁惡世也。前太炎有信來，命曼隨行，南入印度，覓路費未足，未能豫定行期。曼下月初，可以返東，頃已謝絕交游，唯望兄勿棄我太甚而已。天寒風厲，伏望珍重，暇時望有以教曼也。

弟曼殊頂禮（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

與劉三書

繹三兄足下：謹接二十七日賜復，知不棄，快慰何言！至云責兄，則余豈敢？前書如怨如訴，蓋鬱拂使然，寧如兄有湖山佳致，黃酒消憂者哉！比來愁居，朗生千里晦杳連日邀飲，堅辭不得，兄聞之，得毋謂曼忘却兄言乎？——幸憐我也。頃須俟劍妹來，方能定日東行。劍妹十五

回鄉，云一週可返，今踰半月尙未來，殊邑邑。昨聞効魯有主神州筆政之說，未知確否耳？佩公嘗言兄與彼素有芥蒂，第何所因，能見告否？申公有意明春返居滬濱，以留東費用繁浩，且其老太太遠適異國，諸凡不便故也。近日功課忙否？暇時乞兄爲我署『翁山女語』四字（或加屈字），各如錢大，蓋家母將以『女語』付剞劂，流傳日本。『女語』一卷，出屈大鈞『廣東新語』，此係清朝禁書，兄見過否？前承允題『梵文典』，大作已就否？如兄肯爲曼作傳，若贈序體，最妙；因知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無他人矣。千萬勿却。知己之言，固不必飾詞以爲美，第摹余平生傷心事實可耳（曼今年二十四）。奉寄『國粹學報』二冊，『天義』二冊，『社會主義講習會報告』一紙，乞檢收。前數日，上海亦下微雪，連日寒凝，又無緣侍兄。

左右，伏維珍重，以慰勞想也。

曼殊頂禮（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別來匪夕不思，今旅次長崎，由東京轉來手教，未開械時，欣喜無極，至誦大作，則不禁潄潄墮淚也。真識我者惟公耳，卽作畫記之。日間往東京，將以入銅，然後寄上。南入印度尙未有期，公明春行止如何？昨日爲陽歷元旦，此間不甚冷。餘容續呈，致日本雜誌兩冊，不足道也。

元瑛叩（一九〇七）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申叔伉儷西來，詢知足下平安。前此寄上一信，并日文雜志四冊，『天義』第八九十號合一冊，均託秋枚轉致，妥收未？曼現暫寓神田猿樂町一丁目二番地清壽館，日間須往橫濱病院靜養，蓋得肝跳症也。足下賜教，乞寄申叔轉交無誤。申叔下月遷居，曼病愈後亦同住。申叔云：足下今春尙至杭，不致多生煩惱矣。曼比來甚思佩忍晦聞天梅諸公無恙否？乞足下轉告天梅，『萬梅圖』寫就多日。前者偕足下登雞鳴寺觀臺城後湖之圖，并懷人之作三十餘幅，均待鑲入銅版，然後一一寄呈故人耳。達權婚事如何，晤時乞道念。曼貧病交加，返國之期未有定。現欲進真宗

大學，唯取其梵文一科耳，正在與南條博士商量，可否尙未決也。足下功課以外，作何消遣？曼專讀裴麟詩，亦不求甚解也。幻影一幅，敬煩轉致亞盧先生，幸甚。

曼殊拜（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日本）

與劉三書

前上兩書，均託鄧公轉交閣下，已收到否？曼現一無所事，如九月尙留此，當進眞宗大學。閣下如，暇慰我一書，幸甚。餘容續陳，此間勦定。

附奉日文雜誌兩冊，乞查收。

曼殊拜（一九〇八年）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季平足下：少病少惱不？前由橫濱病院呈上一函，并致亞子相片一張，想妥收矣。曼現欲進真宗大學，修習梵文，但可否尚未決定。近日只讀擺倫詩，爲消遣計。足下居杭，湖山幽峭，致足快意，尙憶有天涯行脚僧否？曼南行尙未可期；足下行止，務望時時見告，至感至感。頃檢得足下故交玉照，卽將奉還。曼比來甚覺懶散，交遊亦寡，惟二三知己，匪夕不思耳。餘容續陳，敬叩道安。

弟曼殊合十（一九〇八年）二月五日（日本）

復示請寄東京鞠町區飯田六丁目二十一番地何震轉交。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春序將謝，繫念無時。前日方去一櫛，并書數冊，遽接初十日手示，并扇面一張。曼近日肩下生瘡甚痛，全愈時當勉應命，一面代請三聲聞爲公題字。曼西歸尙未可期，南條四月赴西京，暫不能進真宗。人事牽引，濁世昌披，人懷惻恨，奈之何哉？未涯瞻奉，臨書惘然。

曼殊泣禪裏（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七日（日本）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前此拜接一書，未及奉覆，今又接一櫛，似落落不歡，爲之惕然。伯齡已過余兩次，因病臥未與之暢談。曼現遙寓友人處，日間或入病院。前有相片一張，書籍三冊寄上，妥收未？扇面早已收到，不敢草草了事，尙乞原宥；小病稍愈，當勉強命耳。今又寄去相片一張，乞查收作覆。春序將謝，諸祈珍重。此肅，順叩撰祉。

曼殊頂禮（一九〇八年）西歷四月二十二日（日本）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久不接公書，殊勞懸念。春序已謝，道履何似？前來見面，尙未寫就。蓋近日心緒亂甚，太少兩公又有齟齬之事，而少公舉家遷

怒於余。余現已遷出，飄泊無以爲計，欲返粵一轉，奈無資斧何！故只可沿門托鉢。公暑假可到申否？曼日坐愁城，稍得路費，當返羅浮，靜居數月，然後設法南行。濁世昌披，非速引去，惟有嘔血死耳。前去信一封，相片三幅，可以久無覆音也？天梅佩忍諸公別久矣，或因通書，幸爲教意。餘容續呈，卽頌清安。

曼拜（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日本）

與劉三書

錙三侍者：人皆謂公赴吉林，無由問訊，詩人邊外，亦意中事。比自日本歸，方知公尙在武林，喜可知也。瑛是役欲南還故鄉，少住羅浮，然

後西入印度。舟經滬上，忽得痢疾，南行終未果。寄去文學因緣一冊，乞叱正之。公前有摺扇，仍在東京，待末底居士書就，瑛當謹承命耳。末底無畏，同心離居，言之有餘恫然。公意來申否？思心彌結矣。

瑛拜（一九〇八年）八月（上海）

瑛現住虹口西華德路田中旅館六號，賜教乞寄枚公或少屏轉交，幸甚。

與劉三書

鎰三侍者：前在申寄上一櫛，『文學因緣』一冊，想已塵青鑒矣。瑛居白雲庵（在雷峯塔下）已數日，主持得山意周諸師，均是超人。公如暇，乞

過我一敘，樂何如之？此叩清安，丹生兄均好。

元瑛叩（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八日（杭州）

與劉三書

拜啓：貴介來，知玉體有吝，爲寒疾所苦，今已平善耶？又惠借十四元，感愧無已。明日當行。拙詩蒙斧政，不勝雀躍，得山得公書楹聯，亦歡喜無量。前丹生兄來紙已塗就。乞公爲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數字致之，並代云丹兄勿介，是未用心也。匆匆，此叩清安。

瑛叩（一九〇八年）八月（杭州）

與劉三書

季平足下：別來窮居寡鄰便，久不修書奉候，罪罪。茲金陵開設梵文學堂，今接仁山居十信，約瑛速去。故願晨束裝，大約下月來申。公起居奚似？此後賜書，可寄海航兄處；第未知渠在否？容到甯再奉書足下耳。匆匆此叩清安，丹生兄均好。

元瑛拜（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一日燈下（上海）

再啓者，如見得山，謂曼遲日爲書致彼也。

與劉三書

曼殊書信

錮三侍者：西湖別後，得楊仁山長老命，故於十三晚抵甯。昨日見航公，喜甚。足下起居如前否？此處校務，均已妥備，現向鎮江揚州諸大剎召選僧侶；想下月初可開課。教授漢文，聞是李曉敦先生，講經卽仁老也。看二三年後，僧衆如能精進，卽遣赴日本印度，留學梵章，佛日重輝，或賴此耳。得山意周師處，不及另言，如足下得暇，望將此信轉達白雲庵，幸甚。甯地已冷，出入未便。瑛冬候當返申；足下何時至滬？屆期望將地址示知，以便聚談。航公闔府遷居此土，聞今冬不至滬云。瑛現住仁老公館內；諸事尙適，不似前此之常出交遊也。今午，杭州夏曾佑居士來此相見，居士深究內典，殊堪佩伏。瑛於此亦時得聞仁老談經，欣幸無量。仁老八十餘齡，道體堅固，聲音宏亮；今日謹保我佛餘光，如幢蔽落

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十餘年前，印度有法護尊者（達磨波羅），寄二書仁老，蓋始創摩訶菩提會，弘揚末法，思召震旦僧侶共往者。昨仁老檢出，已屬瑛翻成華文矣，異日將原函一并印出，當奉台覽。現在該會如何，尚未諦審。仁老云：當時以無僧侶能赴其請，傷哉！瑛比來屏棄諸緣，日惟養靜聽經而已。足下作何消遣耶？餘容續呈。此叩道履萬福。得山意周兩大和尚均候。

元瑛頂禮（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七日（南京）

賜教乞寄至南京延齡巷池州楊公館蘇子穀收爲妥。

與劉三書

曼殊書信

劉三足下：前兄處轉來達權信已收到，兄何不與衲一言，抑怒衲耶？衲任學林工課，每晨八時直至十二時，疲甚，故久未修書奉候，望見諒耳。海航終日伴其天人，不敢出門一步，殊可憐矣。少公已返國，衲前日過滬，日餘即返。聞佩公亦於月杪至滬。兄何時返甲？暇時尙望寄衲數言。歲末衲或返東，今冬滬上，必當握手相笑耳。昨得晦聞來信，居香港背山面海，意殊自得，勸衲不應爲入世之想。仁山老居士創設學林，實末世勝事，不敢不應赴耳。兄何以見教耶？

衲元頂禮（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南京）

達權地址，敬乞示知爲感。

與劉三書

銘三侍者：前到滬時上一櫚，尙未收到耶？由公伉儷，今日歸家，數日卽來。衲亦束裝東歸。昨聞兄日內抵滬，竟不獲一握手，豈不憾事？衲此後亦不赴甯。餘容續陳。兄如賜教，乞寄至東京神田猿樂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壽館陳仲交元瑛。

納元瑛頂禮（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二晨（上海）

與劉三書

季平愛友垂鑒：別將半載，無時不思，昨秋白雲庵南樓一聆教誨，卽
曼殊書信

赴秣陵。閱數月東行，又無握別之緣，及今未聞動定，少病少惱不？行脚僧皮囊如故。思維曠昔，隨公左右，教我爲詩；於今東塗西抹，得稿盈寸，相去萬里，反不得公爲我點鐵，如何如何？前託枚公轉致『文姬圖』，隨意得之，非敢言畫。收到尙望答我一楠。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耶？雪近爲腦病所苦，每日午前赴梵學會，爲印度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醫者勸午後工夫僅以一小時爲限，『拜輪集』今已全篇脫稿；待友人付印畢事，常速呈上，以證心量。近證得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先是見『翻譯名義集』譯支那一語本巧詐義，心滋疑惑；及今讀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元文，始知當時已有支那之名。案『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朝紀事詩，前此有王名婆羅多，其時有大戰，後始統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嘗親統大

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攷婆羅門朝在四紀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又聞王所言波斯國俗，今時所證皆確。雪當以經典載印度事實，質之婆羅門僧，無一毫支離；而西人所攷，多所差舛。今新學人咸謂文那乃秦字轉音，實非也。故附書之，以問吾公。雪西歸尙未有期，心緒萬千，付之滄波一棹耳！

雪曉頂禮（一九〇九年）四月初二日（日本）

賜教乞寄日本東京神田小川町四十一川又館王盛銘君轉寄，幸甚。再啓者，海航哥久未通書，或因通信，乞公爲我問默君爲况何似？

與劉三書

曼殊書信

季平我兄如見：前託叔公轉去一函，畫一幅，收到望賜復一櫛，以慰下懷。雪於此每日上午爲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餘則無思無爲。惟平生故人，念不能忘耳！兄尙留武林否？雪近爲腦痛所苦，未知何日得西歸相見！昨秋西湖之會，尙形夢寐間也。現待梵學會覓得代人，雪卽遷往海邊，專習吹簫，是亦無俚之極，豫備將來乞食地步耳。海航達權兩兄常通信否？便中乞代候。久欲致書，每一執筆，心緒無措，兄愛我既深。必能見諒，今如賜教，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瑞先生轉交雪燧無誤。此後行止如何，另當相聞也。此肅敬叩清安。

弟雪燧頂禮（一九〇九年）四月八日（日本）

與劉二書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雨榴，畫一幅，想已塵清鑒矣。弟腦痛如故，醫者謂是病無甚要緊，但須靜養，故近日心緒至無聊賴。又聞佩公病臥渥上，勢將不起，中心淒愴。未知吾兄居渥，抑尙留武林？暇時萬望見示行止，以慰下懷。弟每日爲梵學會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梵文師彌君，印度博學者也；來市兩月，弟與交遊，爲益良多。嘗屬共譯梵詩『雲使』一篇，『雲使』乃梵土詩聖迦梨達奢所著長篇敘事詩，如此土『離騷』者，奈弟日中不能多所用心，異日或能勉譯之也。現欲遷住海邊，惟梵學會尙未覓得替人，故暫留江戶，兄賜教，望寄東京小石川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

學校側）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無誤。前命畫扇面，昨歲曾託末底居士題字，因遷居數次，今已失却。又『鷄鳴寺圖』，『聽鶻圖』，『渡湘水寄懷金鳳』等畫，昨冬本欲攜來付印，然後寄上；今並所得懷人畫數十幀，竟茫然不知在何許矣！此事晤枚公可知其詳。弟西歸無期，相見不知何時？終日但聞無歡之語。回憶秣陵半載，對牀風雨，受教無量，而今尙可得耶？附去兩刺，望便中寄海航達權兩兄，並乞代述近况爲感。餘容續呈，伏維強飯。臨楮可勝馳戀？

弟雪頂禮（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一日（日本）

伯純先生一片，乞寄海航哥代達。

與劉三書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數櫛，妥收未？雪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邊，幽巖密箒，甚思昨秋武林之會也。未知吾兄少病少惱不？海航達權兩兄，亦久別甚念，或因通書，幸爲我道意。前譯拜輪詩，恨不隨吾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爲我改正，亦幸甚矣。今寄去佗^改哆詩一截，望兄更爲點鐵。佗露哆，梵土近代才女也，其詩名已遍播歐美。去歲年甫十九，怨此瑤華，忽焉彫悴，乃譯是篇，寄其妹氏。想兄詩囊必盛，能示我一讀否？餘容續呈。

曼殊書信

拜（一九〇九年）四月廿日燈下（日本）

五七

賜教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雪艇無誤。

與高天梅書

天梅居士侍者：昨歲自江戸歸國，擬於桂花香裏、趨叩高齋，而竟不果；情根未斷，思子爲勞。頃接『南社』初集一冊。日夕誦之，如與諸故人相對，快慰何言！拙詩亦見錄存，不亦佛頭着糞耶？衲行脚南荒，藥爐爲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閒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惟有長嗟而已！大著精妙無倫，佩伏佩伏。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

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納均未經目，林氏說部，納亦無暇觀之。唯『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元文，故售誦之，甚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林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癡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納謂凡治一國文學，須

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爲當，卽贈我西詩數冊。每於榔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弼也。未知居士近日，作何消遣；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遇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惟此一段笑話耳。

屈子沉江前三日阿難發自耶婆提（見佛國記）舊都

（一九一〇年）五月（爪哇）

亞子道公吹萬無恙耶？震新兄不得一晤，奈何？南社一冊，已代呈紹南先生矣。又及。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

天梅亞子兩居士蓮座：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上一牋，託哲子轉交，想已塵清寬矣。頃接手示，厚意篤摯，循還銘誦，不知所以爲報。瑛比來咯血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溼，未易衛養，承示約圖良冒，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公文酒風流，而我聽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朝，尙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爲况復何如也？平生故人，去我萬里，伏枕思緒，豈不悵悵。『萬梅圖』不值一粲，今委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梵天帝釋，有以加庇，異日或能還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公匆匆一別，都不

聞動定，懺慧夫人詞，何不見寄一冊？今寄去拙詩，尙祈斧改。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讀所南『千金散盡還彈鋏，四海交空且碎琴』句，感慨隨之。兩居士大著必多，還希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

瑛頂禮（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七日燈下（爪哇）

答瑪德利鴈湘處士書

鴈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郎當，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爲慰。『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

健雄深，人間每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來示所論甚當，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明，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嚮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

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百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延？雲棲廣作餓法，蔓延至今，徒譏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餓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寧無墮淚！至謂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竺曇摩拙叉善畫，隨文帝時，自梵土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塏，至成都維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

十二神形於寺塋下，嵩山少林寺門上有書神，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復次有康僧鑠者，初入吳設象行道；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儀範端嚴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皈依心，卽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興。後此雕塑鑄象，俱本曹吳，吳卽道子，時人稱一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象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猶惡神象；至婆羅門與佛教，其始但雕刻小形偶象，以爲紀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逮後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築壇刻象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寶其遺骨，貯之於婆，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初非以偶象爲重，曾謂如彼僞仁矯義之淫祀也哉！漢日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舊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卽成

見病，況於雕刻之幻形乎？『三斯克烈多』者，環球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俱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玕瑪爾，華羅正等處。盤迦梨西南接境，有地名屈德，其地流通『烏利耶』文，惟與『盤迦梨』絕不類似，土人另有文法語彙。入天竺西南境，有『求察羅帝』及『摩羅隄』兩種，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婁求』爲哥羅門諦海濱土語，南達案達羅之北，直過娑伽窰都芝伽南境；及鋤海瀕而南，達梅素溫埵，擴延至尼散俾羅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羅隄』接，南貫揭蘭陀等處。『迦那多』與『低婁求』兩文，不過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源也。『揭蘭陀』字，取法於『那迦離』，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秣羅耶經』則獨

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中，『那迦離』最爲重要，蓋『三斯克烈多』文，多以『那迦離』謄寫；至十一世紀勒石鐫刻，則全用『那迦離』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於芬達耶嶺之南，卽『迦那多』『低婁求』等。天竺古昔，俱剝紅柳皮卽檀皮，或櫟欄葉卽貝葉作書。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鐫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部侵入，始用紙作書，而檀皮貝葉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意勿忘本耳。檀皮及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穿孔聯之，故梵士以纈結及線，名典籍曰『素怛纈』或『修多羅』，卽此意也。牛羊皮革等，梵方向禁用之，蓋惡其弗潔。古昔銅板，亦多用之鐫刻，此皆做檀

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昔，呼墨水曰『麻尸』，束蘆爲管曰『迦維摩』，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檀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尖刀筆亦嘗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蠟版者。凡書既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纏以繩索，組文縐花布之內，復實以梅檀香屑，最能耐久。先是游扶南菩提寺，尙得拜觀；劫後臨安，梨花魂夢，徒令人心惻耳。龍樹菩薩取經，事甚渺茫，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無人識之。自古相傳，龍樹菩薩入海，從龍宮取出。龍宮者，或疑爲龍族所居，乃天竺邊鄙野人，或是海濱窟殿，素有經藏，遂以『龍宮』名之，非真自海底取出也。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爲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陀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吾師姑從之。

可耳。中夏國號曰『支那』者，有謂爲『秦』字音轉，歐洲學者，皆具是
想，女公子新作，亦引據之；衲謂非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與昔
民間耕種，惟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
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巧黠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
族大戰經』，證得音非『秦』轉矣。或謂因磁器得名，如日本之於漆，妄
也。案『摩訶婆羅多』，與『羅摩延』二書，爲長篇敘事詩，雖領馬亦不足
望其項背。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經』偶
述其名稱，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劫難逢，衲意樊公當日，以其無關正
教，因弗之譯，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今震旦已從夢中襞落，更
何顏絮絮辨國號！衲離絕語言文字久矣，既承明問，不覺拉雜奉復。破夏

至爪哇，昔法顯亦嘗經此，卽『佛國記』所云『耶婆堤』。今婆羅門與回教特盛，佛徒則僅剩『波羅鉢多』大石伽藍，倒映於額陽之下，金碧麗奪，無殘碑可拓，時見海鷗飛唳。今擬歲暮歸棲鄧尉，力行正照。道遠心長，千萬珍重。聞吾師明春遷居君斯坦，未識異日可有機緣，扁舟容與，盈盈湖水，寒照顰眉否耶？

曼殊沙禪裏（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爪哇）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

亞子君武兩公侍者：久別思心彌結，誰云釋矣？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譚；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天梅

止齋，爲何況似？楚倉兄近居滬否？不慧又病月餘，支離病骨，誰憐季子！今擬十二月端歸故國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屆時望諸公惠存，爲我說消魂傷。君武亞子，願耶否耶？

三郎伏枕上言（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爪哇）

天梅楚倉止齋少屏劍華吹萬英士諸居士均此問安。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曼離絕語言文字久。昨夕夢君，見膝上蔣虹子腿，嘉興大頭菜，棗泥月餅，黃壇糟蛋各事，喜不自勝，比醒則又萬緒悲涼，倍增歸思。『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亞子此時樂也。如臘月病

不爲累，當檢燕尾烏衣典去，北旋漢土，與天梅止齋劍華楚倉少屏吹萬並南社諸公，痛飲十日；然後向千山萬水之外，聽風望月，亦足以稍慰飄零，亞子其亦有世外之思否耶？

不慧曼殊頂禮（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爪哇）

震生兄已內渡，相會未？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前有數函奉寄，妥收未？道兄今日首途內渡，瑛以校事未了，故弗能同行；當於廿外檢燕尾烏衣典去，然後啓行耳。正月上旬，可抵滬濱。聽亞子爲野衲說消魂傷，其樂何極也！三月須東行，未知亞子願

仲野僧雲游否耶？

璵頓首頓首（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爪哇）

陶一天梅少屏劍華楚倉默君貞莊寄塵吹萬君武伯年志伊英士諸公無諒
否？

答蕭公書

蕭公足下，佛國歸航，未見些梨之騎，經窗簾卷，頻勞燕子之箋；猛憶故人，鸞飄鳳泊，負杖行吟，又歛歔不置耳！昨晤穆弟海上，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及屬某黨某會，皆妄語也。不慧性過疎懶，安敢廁身世間法耶！惟老母之恩，不能恕然置之，故時歸省，足下十年情性之交，必諒我

也。拜輪詩久不習誦，曩日偶以微辭移譯，及今思之，殊覺多事。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此次過滬，與大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蓋而後，不忍下筆矣。

曼殊頓首頓首（一九二二年）三月（上海）

與默君女士書

默君女士鑒：曩羈秣陵，偶以他緣，未便奉謁，至今惘然。尊翁亦十

餘年闊別，都弗聞動定，思念不置。乞見賜數行，慰此馳想。

曼叩（一九二二年）三月（上海）

與悲華書

昨承悲華君見寄詩章，甚盛。未悉悲君爲誰氏，居何許，乞悲君更有以教我。

曼殊（一九二二年）三月（上海）

與劉二書

劉三左右：久別無日不思也。前夕歸至西湖，聯接二函，喜慰無量。

曼殊書信

今與思淵仲子約定，來滬時奉謁左右。餘容面陳，敬叩僊祉。

曼殊頓首（一九二二年）三月（杭州）

與劉三書

鑑三足下：前在西湖，約思淵昆貴同叩高齋。思淵連日都無消息。仲哥亦渴欲與兄一晤，苦不識路。未知吾兄日內能來此一游否？不慧東渡之期，當在破夏也。忽忽此叩僊祉。

不慧曼殊拜（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上海）

與葉楚傖書

不慧接家母來電促速歸，明晨乘筑前丸東渡。孫少侯之長公子暨猶子暨六人隨行，途中頗不寂寞。楚儉先生，勿以爲念也。

（一九二二年）四月（上海）

與葉楚儉柳亞子朱少屏書

楚儉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蜷臥舟中，今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以到家。沿途柳眼花鬚，各無聊賴。小住彌月即歸。『天涯何處無風雨』，海上故人，毋以爲念。

曼殊書於紅燒牛肉鷄片黃魚之畔（一九二二年）四月（日本）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

舟過長崎，曾有數行奉寄，收到未？比來興致何似？近日腹中塞沍，生洞泄之疾，久未修箋道念，恕之。舊游雲散，旅況無聊，日往坊間搜羅歐人詩集，幸得四種，稍慰寥寂。月杪束裝歸去；織女渡河之後，須重來江戶。是間尙御薄縣，遙知公等正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也。

曼殊合十（一九二二年）四月（日本）

與劉二書

錫三伉儷侍者：星期六又須東渡，前約竟不能如願，奈何？比來女郎

索畫過多，不得已定下新例，每畫一幅，須以本身小影酬勞。男子卽一概謝絕，吾公得毋謂我狂乎？秋末歸來，再當奉叩。此請雙安。

曼拜（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

與高天梅書

劍公足下：前次自南洲歸，晤震兄，本約同叩尊府；繼以震兄匆匆赴寧，故未克成行，能不慚然！前日歸自扶桑，聞亞子言吾公伉儷曾來海上，又不相值，奈何！今擬來月重赴蓬山，渴望一見，以抒累愫。前塵如夢，不堪追溯。有新詩能見奇否？吹萬居士道履冲和，慰甚，晤時乞代述行止，餘非書所能盡也。夜深肅此，謹候雙安。

曼殊書信

不慧曼殊拜上（一九二二年）五月（上海）

與劉三書

別來思念不置，起居如昨否？小進初七南歸，弟昨日起行東渡，聊作孤嶼習靜之計。達權兄有書至否？函函不盡所懷，此敬雙安。

名心印發自長崎舟中（一九二二年）六月（日本）

與海上諸友人書

敬叩亞子天梅吹萬鳳石震生諸居士近祉。

曼殊再拜（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日本）

與某君書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謹拜登受，感激在心，罔有捐替。所約弗克應赴；謂山僧日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鷄鳴經珠簾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曠衰柳微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有湖，寒流清徑；有弄潮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瀨海之地。問是何村。曰：『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博君一粲。卽日趁漁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願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

頗類吾鄉厓門。十一日小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蕭疏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刹，締造奇特，如病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明歲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可知狂放如故。九月可至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與柳亞子書

（一九二二年）七月（日本）

亞公足下：別後甚相思想，聯月弗書一字，故絕音訊耳！秋寒石瘦，可無恙耶？又『舞子海濱圖』，卽異方飄寄之人，盡日眺望之處也。

（一九二二年）九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前日奉去一箋，妥收未？英明日啓程西渡。相見未知何日，殊用懽懽耳！

英發自紅葉寺（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

與柳亞子書

曼殊書信

亞子我兄左右：聯上兩箋，想已塵清覽矣。今英啓艤之期，改定陽歷十月三十正午，十一月初七八入蘇州一行，陽歷十一月末三盛唐山，十二月赴香港星加坡等處。我兄何時至滬耶？函囑此請道安。

英拜白（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日本）

兄如有暇，望覆我數言，可寄香港馬君小進處轉交也。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左右：示悉。清恙已除否？甚念。昨已函覆馬君，歲末或可南歸。今夕赴皖江，未能走別，但有惆悵。十二月初間重來海上，彼時當謀良會。倚裝匆匆，未盡欲言。諸祈爲道珍攝。嫂夫人清安。

行行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別後兩月，想起居清豫耳。英初五晨開始抵安慶，暫住高等學校，桐蓀兄亦同寓所；風雨對牀，足慰羈旅之苦。吾兄能來皖江一游否？小進兩楠，亦已作覆。歲內恐不能如願南歸，如何如何？囫圇此叩雙安。

英拜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安慶）初九晨

與柳亞子書

曼殊書信

亞公足下：拜誦手示，欣慰無已。小進前此來書，謂不日可以抵滬。英擬陰歷歲杪過滬，未知彼時公能來申否？連日生洞泄之疾，心緒無俚之至，幸得桐兄朝夕對譚，堪自慰耳。餘容續呈，寒凝伏維珍攝。

英伏枕上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安慶）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手示敬悉。弟擬陰歷十二月二十左右偕桐兄赴滬，未知彼時兄能來申同傾柏葉酒否？小進來書，謂月內北上，想已至滬矣。或因通函，幸囑其致箋高等學校爲感。桐兄爲況如昨，弟病亦已脫體，無足念也。連日吃八寶飯甚多。然非吾之所謂八寶耳。此肅敬叩雙安。

英拜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念五日（安慶）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久未肅啓，歉然於中，寒凝起居奚似，深以爲念。此間遲一週放假，英擬隨桐兄赴滬一二日，然後同游蘇州及盛澤諸處；聞桐兄已有信約足下矣。深望彼時，得一握手之緣，慰此闊別也。餘非書所能究。匆匆此叩雙安。

英拜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

曼殊書信

亞兄足下：昨託桐兄轉寄一箋，想塵清覽矣。今晨接手示，知兄尙未返蘇；然則英隨桐兄抵盛時，必能與兄相會，快慰何言。匆匆此覆，卽叩僂祉。

未知盛地可得塲餅否？

英再拜（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

亞兄侍者：別來想起居如昨，甚慰。昨夕抵滬，冷甚，悔未能長隨左右，同傾柏葉酒也。擬明後日往西湖一游。明歲正月望後，須再圖良會，屆時兄或至蘇州，或遊鄧尉，務望早日示知，幸甚。昨日從吳門驢背上跌

下，幾作跛足仙人矣，一笑。吾兄抵梨里時，亦望示我數行爲慰。楚兄問吾兄近況甚殷，且責我不能強兄同來上海也。餘容續陳，匆匆，此叩雙安。

英拜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乍合仍難，可勝惆悵！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八寶飯』也。吾兄比來游興何似？桐兄決月杪歸滬，英亦同去，彼時或能再圖良會也。浪游潦倒，無有是處，迹子心情，亦常憐我。六月返西

曼殊書信

京紅葉寺，吾兄可肯一摩游屐否？兄如先在滬濱，乞爲我善護羣花。誠惶誠恐。

英頓首頓首（一九一三年）二月念一日（安慶）

與鄭桐蓀書

桐兄侍者：前日接手教，敬悉道履冲和，深以爲慰。中國公學事，至今尙無頭緒，明日晤孟碩，當再詢之耳。亞兄已至尊府否？英擬來月東歸省母，約一二週再當返滬。吾兄暑期來申否？如有機緣，英當再行趨叩尊府，以滬上繁俗不堪也。囑囑草此，敬叩僊祉。

英拜白（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上海）

現與燕謀仍寓第一行臺十六號。

與柳亞子書

亞兄左右：久別止相思，晨間忽辱手示，快慰何言！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臺，今擬明日同作蘇臺之遊；迄抵盛後，當能定奪何時能至尊府也。道一楚老，均在滬如故。惟劉三久不通書，想在華涇，享田園之樂耳。同儕一若散沙，公約恐不克踐，奈何！英花間之游已倦，破夏當返東一行，屆時吾兄如能同行，幸何如也！

英拜覆（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上海）

與鄭桐蓀書

桐兄左右：十一號十七號兩箋，均已拜閱。燕君一去十餘日，使人急煞，未審渠有信至尊處否？越公前日回皖，英一人留滬，尤覺無聊。慶初昨夕亦來滬濱，擬不日東渡。英居滬半月，已費去數百金。燕君若不來，仍望吾兄駕臨海上；或寄快信一通，速燕早來，同赴尊府。亞子如已抵盛，望爲代留數日，或得一晤耳。慶初囑筆問好。匆匆此叩儷祉。

英謹覆（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四日（上海）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足下：前於海上一見，迄今又逾月矣；每依山臨水，輒思劉三不置也，英連日生洞泄之疾，已覺弱不勝衣矣。未知劉三含杯選曲之興何似？頃得仲兄信，有去皖之志，想聚首之時不遠。英以字典譌事，須待陰曆六月初十左右，方可殺青。然則赴滬之期，尙遲一月，屆時當圖良會，暢舒懷想。達權兄有書至否？或因通書，幸爲英道念也。匆匆此叩雙安。

燕君囑筆問好。

英再拜（一九一三年）陰歷五月十三日（盛澤）

與某公書

曼殊書信

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閣下：去歲自南東渡，勞公遠送於野；今得廣州書，復承遠頒水晶糖女兒香各兩盒；以公拳摯之情，尤令山僧感懷欲泣。別後悠悠行腳，臨水登山，每欲奉寄數行，聊證心量，而握管悲從中來。嗟夫！三復來示，知公固深於愛患矣！莊生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故交多速_初南歸，顧終於無緣一返鄉關。四月三十日，從安徽過滬，風雨兼天，欲造訪令親，探問起居，亦不可得。與公晤會之期，尙難預定，悽惻其何能已耶！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然此時男子多變爲婦人，衲只好三緘其口。昔、云：『修其天爵，而人爵隨之』，見時還望以此自勗之。衲重五前三日僭燕君行抵舜湖，風景秀逸。一俟譯事畢業，又重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東行須遊泰山之後始定。令弟何時渡英？如

行期已決，衲有介紹書三通付之。燕君亦於秋間往合衆國惠斯廉新大學，重攻舊業，可時相通問。未生養痾日本，圖書館事無從而知；聞文瀾閣藏書已盡移於圖書館，廣雅藏書無恙，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使粵人多讀聖賢之書，吾公亦有意於此乎？某公盛意，衲惟感篆於心；丁此四維不張之世，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此生慰矣，夫復何求！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八日（盛澤）

與劉三書

劉三我兄足下：前在舜湖，曾寄數行，想登記室矣。今日午後，行抵蘇城，住烏鵲橋濱繡坊七十二號，擬陰曆六月二十日過滬，當圖良買。小

進哲夫近日有信至否？通訊時幸爲納道念也。

曼謹上（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蘇州）

七月遊泰山，亦肯一塵游履否？

與劉三書

明日趁早車赴滬就醫，四五日仍須返蘇。吾兄如過滬，幸一過第一行臺，暢舒懷想。仲甫六月中旬攜家至滬。岱嶽之遊，病癒後當可定奪，然納已掩掩欲盡矣！此叩雙安。

曼拜（一九一三年）六月初五日（蘇州）

與鄭桐蓀書

桐兄足下：久未肅啓。歉然歉然。比想與居百福，慰甚。昨燕君來書、云月杪至滬，蓋料理渡美諸事云。英尙羈此，來月能東歸與否，現仍未定，以親戚處款尙未交來故也。未知燕君來時，吾兄能來滬瀆衆譚數日否？深恐後此一別，各自分飛，會面不知何日，思之慄然！英病況較前略愈，然居中國，所食多油膩之品，殊非所宜。醫者亦囑英早日東歸調養，益令人歸心如箭耳。前亞子去滬時，云返梨里後即赴尊府，未知亞子尙與兄等共晨夕，抑往游他處也？餘容續呈。此叩近祉，順問嫂夫人大安。

英謹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海）

易村北上謀差，演生溫中已返皖矣。又及。

與葉楚傖書

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逆旅主人視余甚善，余甚感天心仁愛。是間爲三山最勝處，然『河山信美非吾土』，小鳳當思我經鉢飄零否耶？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葉楚傖書

前書想登硯址。日來少病少惱，酒量詩懷，又饒幾許？曼連日病臥，

一時地址未定。醫者云余病頗重，余固司空見慣，可勿念也。見三少五始乞爲我口述一切，幸甚幸甚。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至西京琵琶湖遊次，病復大作。歲杪能否內渡，待我劉三爆次，未能逆料也。代言鵲雛。勿勿此叩近祉。靈素夫人萬福。

曼拜（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曼殊書信

行時未及一面，吾愁可知也。至西京，病復發。自分有愁無命之人，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子重有握手之歡否耶？河山信美，只增惆悵耳！——亞子足下：

曼殊謹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西京奉去一櫛，妥收否？昨犯風雨至大久保孫郎處。後日赴熱海治病。——亞子足下：

糖僧拜（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西京奉去一箋，想已塵清覽矣。前日至大久保，復得瘧疾，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小住，卽游熱海，當由熱海起程歸國。鵝雛時相見否？哲夫處或因通書，幸爲山僧道念，無任感結。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遠游，必能轉達逆旅也。行客視余甚殷渥，余深感天心仁愛也。靈素夫人無恙否？海棠哥乞代問好。

燕影伏枕上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曼殊書信

至大久保，復得瘡疾。頃至牛込，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大森有梅花數百株，並是古物。『已知無奈姮娥冷，瘦損梅花更斷腸』！亞子嘗謂山僧情緒此時不如放翁乎？大森小住，更赴熱海，熱海風候至佳。吾結習未忘，猶負氣如昔，病魔其如予何？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浪游，必能轉達逆旅也。此草，敬叩雙安。

燕影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積雪滿村，先愁玉笛，令老僧思念風雨聯牀，夢寄中酒之際也。鵲雛無恙否？歲末南歸，舟經滬上，當圖良晤耳。劉三靈素兩居士萬福。

燕影伏枕上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不見匝月，酒量詩懷，又饒幾許？庸僧無狀，病骨支離，學道無成，思之欲泣！歲末南歸，遍巡聖迹，石龜懷海，我豈忘情！舟經黃浦，亞子其遲老衲於紅燈綠酒間耶？燕影伏枕謹叩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須住千葉就醫，歲內不能內渡，悵何如也！賜教寄石井方轉致無誤。

曼殊書信

匆匆，此叩亞君僱祉。

曼殊謹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劉三足下：別又兩月，湖光梅影，云胡不思？鷓鴣時相見否？海棠哥作何消遣？燕日來病勢不佳，須赴千葉縣療治。歲末弗能西歸，但有惆悵耳！靈素天人無恙。

燕影謹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久不聞動定，云胡不思？東渡湖光梅影，益增惆悵。日來病狀不佳，須赴千葉就醫，歲內不能西歸。未審吾亞子明春肯來一游否？如能約桐蔭兄同來更佳。昔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燕影拜白（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聯接兩箋，深以爲慰。大久保書，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病骨支離，異域飄寄，舊游如夢，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醫生大喫年糕，故連日病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乳少許，足下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徒令人思

海上門雞走馬之快耳。今晨天氣和朗，醫者誠勿外出，欲一探兒時巷陌，不可得也。盡日靜臥，四顧悄然，但有梅影，猶令孤山逕尉，入吾魂夢。伏望足下，無吝教言，幸甚幸甚。佩君無恙？

阿瑛謹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

大久保箋今晨方得拜誦；今日愈覺不佳，醫云無礙。

一十八日午後三時又及

與劉三書

手示敬悉，瑛病仍未愈。哲夫地址望示知。盡日靜臥，醫者誠勿勞思，未知何日能西歸，偕我劉三吹花走馬。鵲雛時通音問否？海棠時相

「見否？」

玄瑛再拜謹覆（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

與劉三書

今晨嚴寒，病愈不佳，四顧悄然，但有梅影。醫師云：腸病最難療治，余既不專心係愛，天心自有安排耳！劉三靈素無恙。

玄瑛謹狀（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

昨宵發熱一次，今晨僅能食麵包少許。今日爲除夕，然異域飄寄，凡百俱廢矣。

除夕日又及。

與劉三書

相別逾月，伏維燕居清暇，冲明在襟，甚善甚善。淚香腸疾漸就痊可，但弱不勝衣耳。擬橫塘柳綠時西歸，隨吾劉三走馬吹花，或吳波容與，豈非快事？哲夫曾經海上未？鵝雛時通尺素否？芳草天涯，行人似夢，寒梅花下，新月如煙，未識海上劉三，肯爲我善護羣花否耶？

淚香誠惶誠恐（一九一四年）正月（日本）

與劉三書

前日奉去數行，想登記室矣。玄瑛腸疾略癒，日仍服藥三次。明後日

僧友人赴國府津親戚一游，阿可國香亦同行也。一俟熱海歸來，遷居停妥時，當以住址奉聞。此後賜教，望勿寄東京石井，恐有遺失。鵲雛仍在滬否？久不聞此公幽憶怨斷之音矣。是間連日嚴寒，今晨下雪少許，想吾劉三村居甚冷耳。

玄瑛拜白（一九一四年）正月十三日（日本）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燕居清暇，甚善生善，玄瑛腸疾略瘳，明後日偕阿可國香赴國府津一游，然後重往熱海。一俟熱海游罷，遷居停妥時，當以住址奉告。後此賜教，勿寄東京石井，恐有遺失。是間連日嚴寒，今晨下雪少

曼殊書信

二二〇

許。

玄璞函函白（一九一四年）正月（日本）

與劉三書

行止未定，賜教勿寄東京石井。一俟至西京，再當函達，春晴淑景，想劉三村居正樂，甚慰。海棠哲子尚在滬否？鵝雛久別，未聞動定，未知尊處時通訊否？賤恙漸痊，日編英文書籍十數頁。擬陰歷四月底來滬一行，結習未忘，不能不思海上俊侶矣。

玄瑛再拜（一九一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日本）

靈素夫人無恙

與柳亞子書

登江中孤嶼，頗有太冲振衣濯足之概。今晨阻雪，未上大蓮華峯。歸期當在四月之末。吳波容與，豈不大快？此問亞兄近好。

玄瑛白（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日本）

與劉三書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日少憩梅屋，頗有江汀澤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良醫。三四日內，須赴東京。『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劉三近怎麼生？海上花卿五姑輩，通個消息否？哲

曼殊書信

乎雄伯何如？此叩僂社。

燕影謹白（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八日（日本）

與柳亞子書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憩梅屋，頗得江汀淨
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良醫。三四日後，復往江戶小住。『隨緣消
歲月，生計老袈裟』。歸期若定，當再函達，匆匆敬叩雙安。

燕影謹白（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八日（日本）

與劉三書

頃至東京，專攻三論宗，以一向隨順，住心觀淨，是病非禪；所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住十日即赴西京。此叩雙安。

玄瑛謹白（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日本）

與柳亞子書

頃至東京，住十日又赴西京。足下何不來東一游？

玄瑛拜白（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日本）

與邵元冲書

兩辱手示，深以爲慰。吾公行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余即靜坐終

日，心知是病非禪。海上故人，別來何似？秋風又一度矣！棠姬淑媚無倫，阿蕉已亭亭玉立，似盛恩閣下也。信四封奉轉，望察收。閣下如不得志，還來就赤松子遊，是間亦不少明眸善睐之人，可與晤言也。

王昌頓首（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日本）

與邵元冲書

連日甚寒，晨間小雨如煙，不能掃小園子。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燈下書（日本）

與邵元冲書

今日幸有新銀團加入，不致經菓子店窗前，望望然去之。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

與邵元冲書

今晨拜誦海上來箋，知居士果無恙，欣歡何似？昌近日頗涉冥想，不知其然而然。昨日友人招飲源順，歸時已十二句鐘矣。阿崔猶得一晤否？後園柿子，已垂垂作金黃色矣。近日曾一到荔香園醉漚齋否？

（一九一四年）八月初一日（日本）

與鄧孟碩書

孟君侍者：別去四月，積懷累悵，云何不感！聯接兩箋，敬悉燕居清暇，冲明在襟，幸甚幸甚。前月卓方伯去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賤恙較前爲佳。然日本雖有名醫，又何能起余幽憂之疾？每念天涯游子，不覺淚下。燕君遠託異國，起居復何如也？歐洲大亂平定之後，吾當振錫西巡，一弔拜輪之墓，未識彼時孟君能會我於山寺中否？附去卓方伯一函，乞察收，國事自有佛在，餘無言說。君有奇遇，幸相告也。

宋玉誠惶誠恐宣統六年（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日本）

與鄧孟碩書

孟君足下：接十一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故人無恙，快慰何言！科侖比亞有何奇遇，能相告一二否？君謂賣文自給，此亦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大不易居，望君早日赴法蘭西。往昔吾在滬，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惟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類牛，不可不慎者也。如君謂不食牛肉牛乳，則麵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開之雜貨店，購頂上腐乳，紅色者購十元，白色者購十元，塗麵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朕。如君之逆旅主人，詢君是何物，君則曰紅者是赤玫瑰 *Classe*；彼復詢白者，君則曰

白玫瑰 (Rose)。此時遊旅主人，豈不搖頭不置，歎爲絕品耶？香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胃疾已平，深感天心仁愛，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吾室中有金陵所刻佛像，又有陳搏老祖所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又有達摩祖師畫像。明歲吾或能赴瑞士山中面壁，亦未可知。邇二日爲西歷度歲之時，念君遠迴異國，猪油年糕，必不可得，爲凄然久之。君何時西歸？人事固多變，恐後此終無再見之日。縞衣人有信至否？或因通書，幸爲和尙問縞衣人起居。欲言不盡。寒凝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宋玉頓首頓首宣統六年（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

與鄧孟碩書

西園有破梅，爛石，十八世紀木屐，君豈憶念之乎？可憐余之廣東皮箱，都在滬上拍賣，甚至天方國之馬桶，亦被紅頭阿三拿去。余欲赴大食國一觀古跡。君居紐育城作麼生？恐爲癡心魔女所惑耳。如是我言。

皇帝宣統六年（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日本）。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

桐蓀亞子兩兄：福履多豫，幸甚幸甚。吾患肺炎發一月，昨日始來東京，寄食城外小廟，聞伯華先生尙居神田，但不知其地址。前聞桐兄赴美

利堅國，阿傳赴雜港，然否？湘四秦箏阿崔諸人，可以不能安貧樂潛也？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衣曾蠶，放於地上；有侏儒亦於髮中麼出一蠶，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蠶自身上，色白，子之蠶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雖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害，亞子豈知我愁歎耶？近發明一事，以中華腐乳塗麵包，又何讓外洋癩司牛油哉！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吾病瘵歸廣東，體中如何？善保元吉。

孝穆再拜（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日本）

與柳亞子書

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級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不大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級蘭書法甚有進步，但字瘦如人耳。輕輕好罵，級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像煞有介事。歐洲大亂，呂宋煙餅干都貴，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鮑記室妄談國事，實是南京告化子耳。此處尙未換單衣，蘇州天氣如何，亦嘗至植園西園疎散否？不知所裁。

與柳亞子書

吾日吸雅片少許，病亦略減，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伯順同阿二

昨日趁法蘭西公司船返國。計余在此，尚有百月返粵；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觀前食紫芝齋粽子糖，思之愁歎。阿崔欲來游學，吾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

（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

與邵元冲書

闊別清顏，忽然已久，得三月二十一日手示，省覽週環，慰同促膝。牧之體中何如？阿崔秦箏麗娟，都不聞動定，何也？萊村前月生一女，可告小鳳。鄧方伯妄談國事，譬如牧豬奴折梅花打其豬，吾又何從加一辭

也？吾將潘娘小影，奉還方伯耳。老大房之酥糖，蘇州觀前紫芝齋之粽子糖，君所知也。叔灰先生風頭甚健。晤時爲我問湘老四素貝蔚雲諸人近况，幸甚。吾右手已瘡多時，能登箱根山，惟下山坐皮篷馬車，遠不如龍飛。老賽尙寓富春里否？

（一九一五年）四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

小鳳小杜麗娟，都不爲我一言，豈像煞有介事耶？君便中購摩爾登糖四瓶，外國火腿一隻，爲我代送至小花園，可否？君何不攜老三來游箱根？輕輕嫁一富人，自云不得志也。此處有酒能賒，無油可措，君將何以

教我？

(一九二五年)四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

吾病兩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醫者謂散卑哆沃斯病，勸余每日吸雅片三分；他日君來，索我於枯魚之肆矣！方伯仍不見來，麗娟秦箏作麼生？何珊瑚其來遲也。小鳳多福，甚慰。

弘頓首頓首(一九二五年)四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

摩爾登糖二百三十七粒，夾沙酥糖十合，紅豆酥糖十合，敬領拜謝。
聞有維揚之行，然則何日來湖上？不慧患腦流之疾，何日可愈，不能知也。肅問玄中子好。

樂弘頓首頓首（一九一五年）四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得手教，省覽周環，惠同促膝。君遊武林，想此時返紅梨矣。伏維起居清豫，欣慰良深。樂以旬疾未瘳，還國之期，仍未定也。桐蓀敦授秣陵，體中何如，吾無時不思念之？振生近日有書至不？吾近爲人譯書二種，如病不爲累，秋候過已，當赴瑞士作酒徒耳。孫大返北京，有書仍由

平津轉交。此覆敬叩僊祉。

樂弘白（一九一五年）五月初八日（日本）

與劉半農書

半農先生：來示過譽，誠惶誠恐。所記固屬子虛，望先生不必問也。雜誌第三本如已出版，望即日賜寄一份，因仲子北行，無由索閱。尊撰靈秀罕儔，令人神往；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無足爲先生道也。近日病少除，書人鬼記已得千餘字；異日先生如見之，亦不必問也。『達吐』似嘗見諸『梵語雜名』，此書未攜歸，因不能遽答。西域術語，或神祕之名，卽查泰西字書，不啻求馬於唐市。嘗見先生記拜輪事，甚盛甚盛。不慧曾見一

書，名 With Byron in Italy，記拜輪事最爲詳細，未知滬上書坊有之否耳。先生明春出游，甚佳。比來湖上欲雪，氣候較滬上倍寒，捨閉門吸呂宋煙之外，無他情趣之事。若在開春，則綠波紅檻間，頗有窺簾之盛。日來本擬過滬一行，畏寒而止。匆匆此覆，敬叩撰安，

曼鸞再拜（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杭州）

與劉半農書

半公足下：惠寄雜誌，甚感。拜輪記得細讀一通，知吾公亦多情人也。不慧比來胸膈時時作痛，神氣紛亂，只好垂綸湖畔；甚望吾公能早來也。朗生時相聚首否？彼亦纏綿悱惻之人，見時乞爲不慧道念。雪加尙足

曼殊書信

一月之用，故仍無過漚之期。暇時寄我數言，以慰岑寂。

玄瑛頓首頓首（一九一六年）古歷十一月二十三日（杭州）

近見杭人未央瓦句云：「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奇矣。有新製望寄一二。

與劉半農書

半公足下：來示敬悉。Christmas Card 亦拜領，感謝無量。拜輪學會之事，如藉大雅倡之，不慧欣歡頂禮，難爲譬說矣。日來湖上頗暖，不慧忽患腦流之疾，日唯靜臥，返漚仍未有期。仲子亦久無書至，正思念之。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

人忘饑也。如學會果成，不慧當請處士有所贊助，寧非盛事？率爾奉覆，敬問著安。

玄瑛再拜（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杭州）

與柳亞子書

自武林來江上，接手示，知玉體無恙，幸甚幸甚。又二月末或仍居此，俟台從離滬，或可同游梨里。桐兄何日來滬，君知其消息否？囑囑此覆，亞子道安。

元瑛再拜（一九一七年）二月（上海）

晤真長云：足下髮白如七十許人，然耶否耶？

曼殊書信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湖上接手教，以亂世流離，未能裁答，想亞子必有以諒我也。今東行省親，未知何日與亞子相見，思之惘然。去歲走訪桐兄，其同寓謂桐兄歸鄉，亦不得一晤。昨夕舟經長崎，今晨又晴又雪；計明日過馬關，後日達神戶，由神戶改乘火車，十四日可到東京。家居數日，即侍家母往游箱根。留東約月餘即西返，彼時亞子能來滬一握手否？與亞子別十餘年，回憶前塵，恍同隔世，聞無忌公子竿頭日進，幸甚幸甚。去冬獨秀游鄧尉，溥泉亦有此意，柄本意要亞子同行；今獨秀溥泉先後北上，和尙復有在陳之歎，故未如願，惜哉！

林惠連自長崎舟中發（一九一七年）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病臥半載，未克一候。歉仄何似？至今仍不能起立。日瀉六七次，醫者謂今夏可望痊可，此疾蓋受寒過重耳。聞足下見賜醫費三十金，寄交楚僮，但至今日，仍未見交來，不知何故也。何日過滬，甚望與足下一握手也。佩宜大家無恙否？無忌公子亦無恙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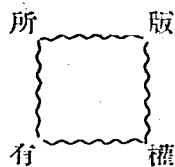
元瑛伏枕拜白（一九一八年）古歷二月初三日（上海廣益醫院）

與柳亞子書

亞兄足下：讀手示，敬悉一切。官從春間不果來滬，爲之悵然。尊款託友人往催，前日始交友人帶來矣，感激無量。賤恙仍日臥呻吟，不能起立，日瀉五六次。醫者謂須待夏日方能癒，亦只可託之天命。如果有痊可之一日者，必踐尊約，赴紅梨一探勝蹟耳。佩君均此道候。

元瑛拜覆（一九一八年）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中華民國卅六年五月新四版發行（穗）



曼殊書信（全一冊）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
寄費運費）

著者 蘇曼殊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分銷處

上海福州路
第二九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全國各大書局

光明書局

#82

443711

(2)

#82

443711

(2)

